

●上官鼎经典作品集●

南风真集



●珍藏版●

鼎经典作品集

风真集

下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过，暗箭伤人！”

沈齐闻声一惊，关切问道：“你受到过暗算？”

“暗算，哈哈，我现在还剩两天的寿命了。”

遽明想起自己被毒爪帮毒爪过，禁不住连声狂笑，笑声充满了愤怒，没有一丝快乐的声调在内。

沈齐闻言激冷冷打了个寒颤，惊道：“师父，您只有两天寿命？”

遽明沉重地点头，哼道：“那毒爪帮帮主万年毒，暗¹⁻¹菩提毒汁已在我的体内发作了，我只能支持两天光景……”

“啊！”遽明话还没说完，少年已惊呼出声。

只见沈齐片刻之间，似乎象换了一个人般的，一种愤怒、怨恨的神情布满了他的脸，他仿佛恨到极点，直把牙齿咬得格格作中向。片刻，只听他愤怒地吐出几个字：“毒爪帮，哼，姑……我恨不得把这批恶徒碎尸万段，以消心头之恨……”他愤怒极发的脸色，似乎隐隐透出红晕，但这红晕又极快地消失了。

遽明亦没察觉，只惊讶问道：“沈齐，你跟毒爪帮亦有仇恨？”

沈齐一咬牙，愤怒地说道：“他们杀了我爹娘，毁了我的家园，我恨不得将这批丧尽天良的恶徒，杀个尽光！”

沈齐随着话声，清澈的眸子流露阵阵杀机。

遽明恍然大悟，“哦”的一声，疾忖：原来沈齐跟毒爪帮，还有这么段仇恨，怪不得他要拜我为师，学艺以复仇！

他转念又忖道：但是我只有两天的寿命了，便有一番心意，亦无法做到的。

他顿感心有科而力不足，虽然甚是同情沈齐的凄惨遭遇，

但是自忖也只有两天时间，而这宝贵的短暂时间内，对于自己又是珍重的，因为自己尚有更多的事须要在自己未死之前，作个了结。

遽明暗想：如果帮助他呢，自己尚有许多未了之事；如果光办自己的事，他呢？遽明犹豫不定，心中委实为难已极。

舍己与救人在他心中，形成极大的矛盾，他久久不能决定，究竟应该倾向哪一方面。

他为难了，尽管象这类似的事情，他遭遇到的并不在少数。

沈齐清秀的脸孔，接二连三闪过仇恨的光芒，显示他心中充满了仇恨。

遽明忽然觉他的身世与悲惨遭遇，不正跟自己一样吗？或许比自己的遭遇还要悲惨，因为爹爹如今尚在，并且从爹爹口中得知，自己的亲生母亲并没去世，而尚在“碎尸人”处，待自己去救呢！

于是他毅然下了决心，苦笑道：“好吧！我暂答应就是，不过这就要看你的运气如何，也许我侥幸死里逃生。”

他明知死里逃生这四个字，是种不可能的事，但当一眼瞥见少年欢愉的神情时，他就产生不愿使他失望的念头。他强自挤出一丝笑容，微笑道：“只要我逃过厄运，你的一笔仇恨，就一手承揽下来！”

他话才说完，少年似已迫不及待，欢呼一声师父，一个瘦小的身子顿时弯将下来，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响头，说道：“多谢师父成全，沈齐终身感激不尽！”说罢，脸颊上不知怎地又浮上一片红晕。

遽明有点手足无措，皆因身负毒伤，行动艰难，只得连连

摇手道：“起来起来，不要行这大礼，我既然答应了你，你就尽可放心了。”

一观天色，日已正中，知道时辰一分一分过去，就等于自己一步步走向死亡，不敢再耽搁，于是朝沈齐问道：“沈齐你会轻功吗？”沈齐大眼睛眨了一眨，对遽明为何这样问他，大感不解，但他仍然说道：“沈齐小时随父兄学过少许！但还差得很远啊……”

一言甫罢，沈齐双睛注视遽明，问道：“师父，你问这个作什？”

遽明将头一摇微笑道：“你现在的轻功到什么程度，不妨直说出，不要谦虚。”

少年迷茫地笑了笑，面上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，点头道：“先父说，齐儿的轻功已接近踏雪无痕的边缘了。”

听罢，遽明呈现失望之态，摇首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还差得很远，依你轻功的程度，恐连一匹马的脚程都赶不上……这如何是好！”

遽明犹豫起来。

沈齐听遽明如此讲，脸颊不由涨得绯红，十分羞愧地低下头去。

见状，遽明立刻发觉，自己无意说中少年的短处，不由歉然道：“不过，沈齐别生气，只要我侥幸不死，脱过厄运，一定尽量把我的武功传给你……”

沈齐缓缓抬起头，从他的目光里可以看出，此刻他充满了感激喜悦的神色。

他微带稚气地问道：“师父，你刚才问这做什，是否肯告诉沈齐？”

遽明微微颌首，一瞥遽明，便苦笑道：“我须立即去凤池赴会，恐你……”

他说到此处，立刻将下面恐你跟不上的话语收住，以免刺伤沈齐的自尊心，令他难堪。急切间，他想到一个办法，于是他极快地补上一句道：“这样好了，我现在立刻就去凤池，你暂且在这儿找一间客栈住下，两天后，我来接你……”

“凤池”沈齐惊异万分，目光露出一种疑色，极快地问道：“师父，你要去凤池做什？那地方……”

沈齐不禁显出翔的神情，原是近来江湖传闻，凤池将有一场风云集会，沈齐亦略有所闻，故此有这一问。

遽明骄傲地说道：“哈哈，凤池……凤池！也许是我一举而震动天下的地方！哈哈！”紧跟着，他脸色一变，满是怆然之色，惨笑一声道：“也许……也许凤池是我埋骨之所，哈哈……”

沈齐大惊，目光望着这个仿佛略带一点神经质的，年轻师父……

遽明面容灰暗，但他仍强作欢色，一揽马缰，微带伤感的微带沙哑的声音又自响起：“沈齐听着，两天……等我两天……若两天后，我没有回来的话……”

遽明星眸黯然无光，却流露无限的伤感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若然我两天后没回来接你……也许凤池是我埋骨之所……你也别再等我，你可以另访名师……”

望着一脸呈露忧容的沈齐，遽明对他突然由内心产生一丝感情。

这种微妙的感情是友情，抑或是师徒之情？也许是遇到知音之人，所流露的纯真情谊。

遽明带着伤感的沙哑声音又在说了：“记着，两天，两天过后，我若没来接你，你就当我死了……你另访名师，忘了我，知道吗？”说罢，遽明无限郁闷地引腔长啸……

啸声一起，众人吃了一惊，已然听出这凄厉的啸声，充满了煞气。

沈齐亦不例外，当他惊惧地抬起眼睛时，遽明已策动骏马，缓缓而去。

紧跟着，遽明感慨而雄壮地长吟道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……”

他在马上留恋地一回头，只见木立愕然的沈齐，眼角闪动着晶莹的泪水，同时他洁白的双颊亦同样被泪痕饰满。

遽明不由恻然，目光在沈齐脸上停留一会儿，伤感地说道：“记着我的话，希望咱们两天后见面！”

他强自挤出笑容，朝沈齐一挥手。

突然骏马长嘶，遽明按下最后一瞥，随着奔驰加快的骏马，留下一条淡淡的身影……

轻风拂过，从人耳畔又传来悲怆而雄壮的声音——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……”。

沈齐茫然抬起手臂，缓缓地挥动，他的手是纤巧的，细嫩的……

二十五

沈齐身子仿佛微微地颤抖，他喃喃自语道：“两天，他会回来的！”

且不说沈齐喃喃自语，盼望着遽明两天能够回来。遽明已是单人一骑，如飞地在大道上驰骋，扬起滚滚黄沙，漫飞舞，顷刻间，他已经驰出城外，向东方沿道而去。

红日西斜，万里碧空，苍穹白云，如花朵般布在天边四周，映耀生光，金色彩霞将大地照成金色的世界。

一路上遽明如风抛柳絮，随着颠簸不停的骏马，在宽阔的大道上，响起了一阵串急促的蹄声。

他手掌、额间、脊背已流出冷汗，胸腹间更是奇涨如焚。

他昏花的眸子始终注视前方，他知道该是他最后考验的时候了，生与死紧连一张之间，命运如何，无从判断，只好听天由命了。

忽然，他眸子中掠过一景色，猛地收缰揽马，骏马长嘶，前蹄翻仰，立刻止住身形。

只见前方不远之处，耸立一个极大的建筑物，周围庞大，高达五丈有余，十分眩人耳目，不禁暗想道：这大概就是凤池了吧！

“哼！有这么个理想埋骨场所，上天总算还没辜负我。想着，他蠕蠕挪动身子，手掌一按马鞍，一个身子沉颠颠地翻落。

马下……

芳草如茵，他径自坐在草地上，先暗运金刚罡气，企图调和一下心胸间所感受的沉闷压力。

他，一运之下，顿感间昏眼花，手足发麻，不禁大吃一惊，立刻停止这希冀的念头。

他失望地噓了口气，掏出汗巾拭去额间的冷汗，一面放目四望，只见四周古木参天，绿叶似盖，前方不远之地，有一个极大的空场，碎石轻铺，黄土细填，可见是经过人工一番修整。

空场中央，一座极大石砌水池，水池中央耸立一条细大的石柱，粉雪柱上正盘雕着一双彩凤、庞大无比，枉色缤纷，雄传壮观，不知什么人是如此鬼斧神工之能。遽明不由连声喟叹。暗想：苍天虽然薄待我！但是毕竟还给我这么样一个埋骨之处，也算死得其所。

再见四周静悄悄，毫无人迹，他不禁悲哀而又怨怒地抽出金牛宝剑，俯视亮如清水般的剑身，喃喃说道：“宝剑啊，宝剑啊！我生不能让你扬眉吐气，死后也不能带你同葬，宝剑啊，宝剑！今生你没有丝毫对不起我，只有我金遽明对不起你。”

他左手轻弹剑身，金牛宝剑发出虎啸龙吟，气吞山河的傲音，遽明带着无限惋惜伤感，长叹又道：“宝剑啊，宝剑！你另觅名主吧！再见了！”

语罢，他奋臂一扬，只见一道霞光，流星般穿进一颗古木树身……

剑身颤动，嗡嗡响声不绝于耳。遽明长叹一声，颓然倒在草上。

忽地，一个奇异的念头掠过脑际，痛苦之中，他感到迷惑，心下暗想：明天这凤池将成为天下武林中人聚集之所。照说这几天经常有形形色色的武林人物，从各方汇集而来，为什么此刻静悄悄的，连一点声息也没有，奇怪……

寻目望去，流影横斜，偌大空场上，除了那柄深插在古木上的金牛宝剑嗡嗡传出沉洪的余音外，几乎连一支飞鸟的影子都没有。他不禁暗暗诧异起来：难道玉面书生的约会告吹了不成？

不会吧！他亦是成名露脸的人，总不会这样糟蹋自己的名声……

他正疑腹丛生百思不解之明，忽闻一声银铃清脆的笑声，紧跟着铮然一声，划破这静寂的空场。

遽明暗吃一惊，疾抬星眸，突然一张极其恐怖的脸庞映入他的眼帘！

他不禁脸色大变，只见身前不远之地，正停立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。

这女人一张脸庞伤痕累累，面上肌肤好似被什么锐物，割得凸凹不平，狰狞可怕。

可是奇怪的，他两只大眸子却明如秋水、开阖之间，清澈无比，象一池碧清的湖水，连一丝涟漪都没有，令人不自觉生出和煦的感觉。

此刻，她玩弄着从古木上取下的金牛宝剑，吃吃而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

遽明疑心大起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胆敢抚弄我的金牛宝剑！”

此言一出，这奇丑无比的少女突然娇笑不已，道：“喂，

你是什么人！金牛宝剑明明是我的，你竟说成你的！真是怪事。哈哈哈……”

她声音虽然清脆娇美，却语无伦次，疯疯癫癫。

瞧见她那副尊容，遽明吃不消了，更加上她那疯疯癫癫的话语，他不由更加迷糊了，奇道：“什么？金牛宝剑是你的，你有何根据，欲占为己有！”

遽明好不容易将话说完，已是气喘吁吁了，他心下不悦之感大生，若不是此刻他身有余毒，可能早已发作了。

奇丑少女一掠蓬乱细发，抬起粉藕般手臂，指着他吃吃笑笑，说道：“嘻嘻嘻，你舍不得是不是？告诉你，如果姑娘一定要这把剑的话，你又待如何？”

她哼了一声，带着恨意的语气又道：“休说是你！就算琅琊老魔也是一样，姑娘要怎样就怎样，天下人谁都管不着！”

遽明悚然一惊，疾快地想到：这琅琊老魔不正是太鱼教教主琅琊真君吗？

“这丑女到底是什么来路？”他正疑惑不已，忽闻丑女喟叹一声，不由放目望去，只见她一张血肉模糊的丑脸，竟然呈现一片暗淡悉气，轻叹一声说道：“不过，世上也只有一个人，我肯听他的话，可是……他，他如今……”

丑女仿佛蕴藏着无限隐痛和哀伤，说到“他”时，居然容一整，丝毫没有适才那股疯癫傻样。

她清脆怕声音，微微颤抖，胸脯亦剧烈地起伏，显见她内心十分激动。

见状，遽明忽然产生了同样的感觉，虽然此刻他命在旦夕，但却对她生出同情的念头。

他想，世上为什么有那么多遭遇恶劣命运的人，这些人生

下就是来接受痛苦的吗？

他暗哼一声，决定在临死之前，铲除一批这类的人。

他抬起头，目光射出一片火焰，隐泛同情之色，注视在丑女凹凸不平的脸上。

恰巧，她亦奇异地凝视他，四目交视，遽明怦然心跳，只见她那明亮清澈的眼睛，似乎隐藏着无限凄凉、哀伤、幽怨，眼角且已闪耀着晶莹泪涣，盈盈欲涕，不胜凄楚。

她似极力地在寻找过去的记忆，小嘴翕动，呻吟出声道：“金，金，唉！他……他叫金什么呢！”

声如蚊鸣，遽明听在耳里，不禁疑惑大生，正想起身站立，忽见丑女脸上一阵痉挛，继而又仰天狂笑。

笑声凄厉，遽明不禁毛骨悚然，激冷冷暗打寒颤。

他正觉丑女神态失常，形若疯癫之时，丑女忽然笑声一止，猛挥手中金牛宝剑。

一片霞光闪过，“咔”地一声，紧跟着轰然大响，一株合抱大树，已被齐腰削断。

丑女又是狂笑连声，颤抖的声音急促地涌出喉咙道：“好剑，好剑，哈哈，我记得他也有一把宝剑，哈哈，他叫金……金……”

忽然，她象发现什么似的，尖叫一声，喜道：“哦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他，他叫金遽明！”

此言一出，遽明大吃一惊，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，一跃而起，大喝道：“喂，你说什么，你认识金遽明？”

丑女默视他一眼，不言不答。

忽地，她眼中闪过一片光彩，凝视着遽明说道：“是的，他叫金遽明，我认识他，他很象你，不过他脸色比你的好看得

多。”

这一刹那间，遽明脑子疾快地思索一遍，在他的印象里却始终找不出曾经认为过这么个奇丑女人，惊疑地说道：“喂，你叫什么名子，金遽明却不曾与你相识啊！”

“什么！”闻言，丑女愤慨地说道：“金哥哥不认识我？我是他的妻子，你知道吗？你再胡说，我就不客气了！”

说罢，她一扬手中金牛宝剑，气势汹汹地瞟他一眼，那意思象在说，你再胡说，我手中宝剑便不与你甘休了。

遽明又惊又疑，他一再地打量丑女，脑子里始终找不出这样一个自称是他妻子的女人，不禁极端迷惘，喃喃说道：“奇怪，金遽明并不认得你，你却口口声声说认得他，是何道理？”

“住口！我是金哥哥的妻子，金哥哥就是我的丈夫，你为什么胡说？”丑女又指责道：“你是金遽明的什么人，为什么一定要说我不认识他……”

丑女扬起宝剑，疾走两步，忽然，她似想到什么，竟然止住脚步，嚤嚤啜泣起来，口中不停地唤道：“我是他的妻子，我是金哥哥的妻子！这是我爹爹做的主啊……”

望着她起伏不停的肩膀，遽明简直惊到极点，但又无可奈何，只喃喃问道：“请问姑娘芳名？你爹爹又如何称呼？”

这时，暮色四合，天已入晚，丑女闻言，忽然一抬螭首，闪耀着盈盈泪光，丑脸上忽地骤变。

她幽幽喟叹一声，吐出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：“我的名字吗？唉！不提也罢，他……金哥哥见了也不会要我了，我是这么丑陋，这么难看……”

她一瞥满面惊容的遽明，又道：“但是，从前我是美丽的，从前我很美丽，谁都这样称赞我，说我绝代姿容……”

“唉！”丑女黯然又道：“从前……不提从前也罢！总之，它是过去了，象潺潺流水，带走我的姿容，我的感情……我的金哥哥……”

说到此，丑女明亮的眸子泛出两滴泪水，她轻叹一声说道：“算了，我不希冀任何事了，我自作多情，徒自伤心，应该脱出苦难，寻找我爱的人……”

丑女腔调忽然变得极高，极亮，而又有点怨恨道：“可是，他……他知道我身在苦海之中吗？方天忍辱偷生，我为了谁？我将全部感情、希望、寄托在他的身上，他却如石沉大海，一点音讯没有……也从没来救我脱难，他算爱我吗？”

丑女说着，忍不住又自哭泣，泣声含带多少的哀怨、幽恨，显然她内心无比的激动与创痛。

“哼！即使我现在与他见了面，他会理我吗？他会认识我吗？他还象从前珠般地爱我吗？”

遽明怦然心动，隐约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他疾呼道：“姑娘是……”

他一言未了，身子已疾快地奔了过去，丑女微一怔神，见他如此，不由脸色大变，忽地一扬手臂，金牛宝剑脱手飞出，只见一道霞光，宛如炎日火焰，疾如离弦之矢，径朝遽明胸前飞来……

他惊出一股冷汗，叫声“好险！”蓦听丑女叫道：“舍不得宝剑是不是！现在还你，再要罗唆，休怪姑娘……”

语尚未说完，冷冷盯了遽明一眼，一掉身影，人已飞快地向凤池奔去……

遽明慌张惊呼一声道：“姑娘别走，在下有事告诉你——”

闻声，丑女突然顿住身形，略一侧身，冷冷说道：“阴世

之人不管阳间事，再大的事姑娘都不想管，你少开尊口吧！”说罢，掉头就走，再也不管遽明了。

遽明微怔，一股不祥之感忽地浮上他的脑间，忍不住高呼一声：“姑娘请停，我就是金遽明啊……”

此言才出，丑女疾奔身形仿佛遇到无形的阻力，霍然顿住，一回头，两道惊遽的目光凝视在遽明的脸上。

少顷，她丑脸一阵扭动，似惊似疑，急促地问道：“你……你真是金遽明？”

遽明激动地点点头，苍白的脸上浮出惭疚之色，说道：“是的，我就是金遽明，姑娘是——”

丑女胸腹剧烈地起伏，显见她激动不在遽明之下，她梦呓般念道：“金遽明，金遽明……你就是金哥哥……”

她忽地尖呼一声，人若流星，疾朝遽明扑去，遽明分开手掌，一把将她拦腰抱住，疾语道：“姑娘是谁？姑娘是谁？”

丑女喘吁吁，几乎窒息，多少天来废寝忘食，日夜盼望的日子一旦降临，而且是这么地突然。她再也控制不住这如潮流汹涌而出的相思、惦念、憧憬、希冀之情，颤着声音，把心中的话，倾巢而出道：“遽明，遽明，你知道我是怎样的惦念你，遽明，你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喔，金哥哥……”

遽明亦是愁绪万端，真不知怎样开口，只抱紧她的细腰，喃喃说道：“姑娘你到底是谁，到底是谁？”

“金哥哥，我知道你一定认不出我了，我是上官纤玉！”

这奇丑少女竟是他分别多时的初恋情人，上官纤玉。

望着她血肉不清的丑脸，他眼前似乎闪出一个窈窕身影，那含苞待放，娇艳的姿容，温柔多情的个性，她会眼前这奇丑可怖的少女吗？

他心田犹如大海里的波涛，涌起巨大的海浪，一个接一个，撞击得他几乎昏晕过去，他心灵上此刻间所受的创伤，远比肉体上痛苦还要深刻，他痛苦地说道：“上官妹妹，快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，告诉我，是谁这样残害你，遽明替你报仇！”

上官纤玉芳心尽碎，晶莹的泪珠不停地从她面颊滑落，流遍了胸襟，她伤心哀怨地说道：“金哥哥！我找到你了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我以为今生再也难见到你……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见到了你，我一切都满足了，我虽然吃了不少的苦，但那是值得的，金哥哥你说对不对？”

遽明不由恻然，上官纤玉一片真诚，使他感到异常，但愈是如此，他内心愈感对不起她，便道：“上官妹妹，都是我不好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告诉我，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，遽明一定替你报仇！”

“不，金哥哥，算了吧！这也许是苍天的意思，虽然我现在丑了，但是我会坚强地活下去……”

遽明突然仰天狂笑，笑声中不知蕴藏着多少的悲怆、忧郁、不平……

“苍天公平吗？好心人一个个倒了下去，恶徒却一个个出人头地，上官妹妹，你说苍天公平吗？”

“不，金哥哥，千万别那样想，我们俩今日能够想见，不是上天给我们痛苦、损失的一个补偿吗？”

遽明恨道：“哼！痛苦、损失，若然上天有眼，为什么不给世上的恶徒痛苦、损失呢，惟独对善良的人们带来灾难呢！”

“金哥哥，你错了，‘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’。这般恶徒早晚会得到应得的报应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遽明狂笑不已，说道：“等到他们得到报应的时候，天下好人已受够欺侮了，与其如此，倒不如干脆地放纵算了！”

上官纤玉忽地抬头，目光露出惊色，说道：“金哥哥！你变了！”

“我变了？”遽明奇道，目光投视她的脸道：“我没有变啊，我仍然象从前一样爱你！”

不，我记得初见面时，你是那么谦恭、忠厚，为什么现在你竟变得这样嫉世愤俗，而极端趋向偏激。金哥哥，这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遽明傲然道：“上天既然如此薄待好人，我金遽明就要反抗天意，尽铲恶徒……尤其在这一两天之内，哼……”

闻言，上官纤玉大吃一惊，反问道：“金哥哥，你的意思是要在这一两天之内大开杀戒？”

“上官妹妹，你说得一点没错，这两天之内，说不定我要一举歼灭天下恶徒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上官纤玉惊问道。

“哈哈，我金遽明也只有这两天可活了，我为何不替天下善良的人出一口气呢？哈哈！”

“哦！”上官纤玉挣脱遽明的手臂，脸色因过度惊骇而呈现苍白之色，目光紧紧视在遽明脸上，呼唤道：“啊！金哥哥，快告诉我，那不是真的，那不是真的。”

遽明惨笑一声道：“对不起，上官妹妹，那是真的，而且千真万确……”

瞧着她苍白的脸庞，遽明内心一占心剧痛，他仰天长啸。

啸声虽微弱得仿佛出自病人之口，嘶哑低沉，但却悲怆十